

出版
文化出版社
花木蘭

曾永義
主編

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

八編 第23冊

林文寶古典文學 研究文存(上)

林文寶 著



古典文學研究輯刊

八 編

曾 永 義 主編

第 23 冊

林文寶古典文學研究文存（上）

林 文 寶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林文寶古典文學研究文存(上)／林文寶 著 — 初版 — 新北市：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3〔民 102〕

序 8+ 目 2+234 面：19×26 公分

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八編；第 23 冊)

ISBN：978-986-322-398-6 (精裝)

1. 林文寶 2. 學術思想 3. 古典文學

820.8

102014698

ISBN-978-986-322-398-6



古典文學研究輯刊

八 編 第二三冊

ISBN：978-986-322-398-6

林文寶古典文學研究文存(上)

作 者 林文寶

主 編 曾永義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sut81518@gmail.com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 版 2013 年 9 月

定 價 八編 24 冊(精裝) 新台幣 42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林文寶古典文學研究文存（上）

林文寶 著

作者簡介

林文寶，輔仁大學中文系碩士、曾任台東師範學院語教系主任、學務長、教務長、台東師院語教系教授兼所長、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、台東大學人文學院院長、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董事長，現為台東大學榮譽教授兼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教授、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。

專長於新文學、兒童文學、台灣兒童文學、語文教學、曾獲五四兒童文學教育獎、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（兒童文學獎）、信誼特殊貢獻獎等。編著作品四十來冊，定期發表期刊論文不輟，現在仍致力於兒童文學研究。

提 要

本文存有兩冊，收林文寶已正式發表過有關古典文學研究九篇，其寫作年代自 70 年代初至 90 年代中期。前後長達 24 年。依其屬性可分為三類。

第一類是研究生時期作品：《段氏六書音均表》，《牛僧孺與「玄怪錄」》。

第二類是狹義的古典文學論文：《吳梅村及其文學批評》，《顏之推著作考》，《顏之推及其思想述要》，《柳宗元「永州八記」之研究》。

第三類是有關民俗的論述：《笑話研究》，《謎語研究》，《元宵夜炸寒單爺迎財神——台東民俗之一》。

綜觀文存九篇，雖長短不一，亦可見作者之毅力與用心，更見作者創新與卓見。

回首來時路

林文寶

個人自 1971 年 8 月任職當時的台東師專，至 2009 年 1 月 31 日退休，共計有 37 年又 6 個月。退休後，蒙當時蔡典謨校長關愛，新設國立台東大學榮譽教授敦聘辦法，於是我成為校方第一位榮譽教授。

在校服務期間，就學校體制而言，歷經師專、師院與綜合大學等不同階段。亦曾兼任各種不同職務。其中，最難於忘情的，仍是學術。就學術行政而言，曾創辦語文教育學系、兒童文學研究所、籌設教育研究所、以及首任人文學院院長。而我的學術歸屬是兒童文學。

走進兒童文學之路，原非本意，亦非所願，或許是因緣與巧合所致，想不到幾經努力，卻發現其中別有洞天，於是乎一頭栽進而無悔。並於 2011 年 10 月將歷年發表單篇論文中，尚未出版且自珍者，依論述性質分成四類（兒童文學與書目、兒童文學與閱讀、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與兒童文學論集），每類集結一冊，目錄則依發表時間為序。

今蒙花木蘭願意刊印早年有關古典文學論文集，除感謝與惜福之外，似乎早年就學之路，又歷歷如在眼前。於是借此補足所謂「因緣與巧合所致」的個人學術因緣。

我是雲林縣土庫鎮馬光鄉下的農家子弟，不是富農，當然也沒有顯耀的家世。至於上學是被鼓勵的，小學時期頗受師長的照顧，初中雖然考上虎尾中學，卻有如劉姥姥進大觀園，似乎在茫然與無所適從之中度過中學時期。唯一明白的是：要讀書、要上大學。唯一喜歡的是閱讀。雖然成績不出色，卻也考上了輔仁大學中文系。而當時中文系是個人唯一的堅持與選項。

我在輔仁大學中文系所時間，是 1964 年 9 月到 1971 年 6 月。同年 8 月

應聘到台東師專。60 年代考上大學，是一件不容易的榮耀事。而上大學則是我人生的轉折點。

在大學期間，使我眼界大開。雖然不是風雲學生，卻也不是孤行怪異。基本上，雖然歡喜接觸外界與新知，卻也潔身自愛，亦有自己的堅持，尤其是對讀書的執著。

當時輔仁大學的系所主任是王靜芝，他是書、畫家，學術專長詩經。當時系所的專任教授不多，而兼任教授皆是一時之選，如鄭騫、台靜農、高明、孔德成、許世瑛、嚴靈峰、張秀亞、葉嘉瑩、葉慶炳、杜維運、蔣復璁（歷史系）、南懷瑾（哲學系）。在這些名師的教導下，苦讀了甲骨文、殷曆譜、史記、說文解字、易經、尚書、左傳、禮記、昭明文選、老莊、四書、韓柳文、唐詩、宋詞、戲曲、唐宋明清小說、禪宗等。

當時的中文系是以古典的經、史、子、集為主。張秀亞在研究所開新文藝，對我是有致命的吸引力。因此在正課之外，所接觸的就是所謂的新文學、新文藝以及所謂現代藝術與新思潮，如五月畫會、存在主義等。也幾乎讀盡當時的新潮文庫、文星叢刊。而倪匡、金庸更是當時的必讀書目。

除外，又與蕭水順（蕭蕭）等人參與編輯學生會的《輔大新聞》、《新境界》。

而當時同寢室的好友，有呂家恂、陳維德、蕭水順、何寄澎、徐漢昌、林明德等人，皆是典型年少輕狂的損、益友。

當時的中文系，似乎是門戶森嚴，碩士未能擠上名校，似乎也上不了博士班。雖然，我自我感覺良好，但輔仁並非一流中文系，專任名教授不多，而所謂兼課名教授，只有上課時間才會碰面。因此，師生間缺乏師徒的情誼。想入門當弟子，似乎有如緣木求魚。當時，能入門者，博士生似乎是幾本條件。而當時只有台大、師大與政大有博士班。因此，在門戶與入門弟子的潛規則之下，他校碩士生想上博士班，可說戛戛乎其難哉！

總之，就學術師承而言，我似乎無師承可言。（有的只是私淑而已。）所以，在碩士畢業，進修無機會之下，毅然決然的應聘到台東師專。

到台東，又是人生的另一轉向，也是正式邁向學術之途。

在台東師專第二年（1972 年 8 月）接任教務處出版組，隔年創辦《台東師專學報》，在稿源升等壓力之下，正是我古典文學研究的盛產時期。

1973 年 9 月，台東師專語文組有新文藝習作與兒童文學與習作兩門科，

由於其他教授不接觸新文學，於是我因緣與巧合搭上另一條全新的兒童文學之路。

70 年代的台東，地處東隅，文風不盛，學術資源不足，於是只能用郵局劃撥購書。其次遊說校方購書，印象中七、八十年代裡，校方購有《四庫全書珍本》、《百部叢書》。而個人 80 年代前期，因民俗與婁子匡交往，其間除書信來往之外，前後上陽明山多次，除自己購買多數他複印主編的民俗叢書外，校方亦幾乎購進全套。

由於研究需要，個人也購買大量的古典文學文本，如全唐詩、全宋詞，以及專家詩文集。工具書如《說文解字估林》、《甲骨文集釋》、《五史》、新興版《筆記小說大觀》（似乎有二十編左右）。

其實，這個時期的學術走向，是古典文學與兒童文學並行。這是在現實考量與因緣巧合的抉擇。在現實考量之下，如以兒童文學作為升等論文的研究方向，似乎機會不大，因為兒童文學在台灣是 1960 年從師專語文組冒出來的一門學科，尚未取得學術界的認同。因此，只能以古典文學論著升等。於是有了這些古典文學的論述，試將相關論著條列說明如下：

1. 牛僧孺與玄怪錄，1971 年 9 月《現代文學》雙月刊第 44 期，頁 135～147。又收錄於 1977 年 10 月巨流圖書公司，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（小說二）》，頁 45～64。
2. 段氏六書音均表，1973 年 4 月《台東師專學報》，第一期，頁 1～14。
3. 吳梅村及其文學批評，1974 年 4 月，《台東師專學報》，第二期，頁 1～84。
4. 顏之推著作考，1976 年 4 月《台東師專學報》，第四期，頁 153～179。
5. 顏之推的文學思想，1976 年 5 月，《中外文學》，四卷十二期，頁 188～204。
6. 顏之推及其思想述要，1977 年 5 月，《台東師專學報》，第五期，頁 1～146。
7. 柳宗元「永州八記」之研究，1980 年 4 月《台東師專學報》，第八期，頁 201～322。
8. 歷代「啓蒙教育」地位之研究，1982 年 4 月，《台東師專學報》，

第十期，頁 227～254。

9. 歷代啓蒙教材初探，1983 年 4 月《台東師專學報》，第十一期，頁 1～122。
10. 笑話研究，1985 年 4 月《台東師專學報》，第十三期，頁 57～121。
11. 謎語研究，1992 年 6 月《臺東師院學報》，第四期，頁 1～34。
12. 元宵夜炸寒單爺迎財神——台東民俗之一，1995 年 6 月《台東師院學報》，第六期，頁 1～48。

其中，除兩篇啓蒙論文，曾合集出版爲《歷代啓蒙教材初探》外，其餘論文一併結集成古典文學研究文存上下兩冊，這些論文的書寫，當時最得力的助力，即是我的賢內助吳淑美教授。

〈牛僧孺與玄怪錄〉、〈段氏六書音均表〉兩篇是碩士生時期的論文，前者能刊登於《現代文學》，純是當時葉慶炳教授的厚愛（〈顏之推的文學思想〉一文亦同。）〈吳梅村及其文學批評〉是升副教授的論文，〈顏之推的文學思想〉與〈顏之推及其思想述要〉，則是升教授的論文。至於〈柳宗元「永州八記」之研究〉，當是有關古典文學的最後論述。在這些古典文學論述裡，可見除受研究所教授影響之外，並有當外來思潮的影子，尤其是新批評，以及其他社會科學。這也是求學之路時期的雜食現象。至於其他與古典文學有關的論文，如啓蒙教育、笑話、謎語等研究，其間可見俗文學、教育學、心理學的影子，但基本上已是從兒童文學入手，而其走向已然朝兒童文學之路前行。

奔向台東，或許是當年的豪情與壯志？或許是年少輕狂？但至少執著與不服輸的心是不變的，處在陌生的師範體系中，驀然發現兒童文學，以及教育的無限魅力，與原來單向中文師承體系大爲不同。在師範體系中，我看到了所謂社會科學，於是鞭策自己努力於進德修業，在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間取得互補平衡的主體。因此，70 年代是我反省與細芻的時期，在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（尤其是兒童文學）、社會科學（教育學、心理學）中涵泳。80 年代則毅然走向兒童文學，而古典文學則成爲我主要的源頭活水。

在 70、80 年代裡，幾乎接觸各種小眾文學性刊物，同仁刊物、並於 1983 年 4 月，與好友吳當創辦《海洋兒童文學》刊物。（1987 年 4 月出 13 期後停刊）

在細芻古典文學中，在其間並思考中文系的名師，皆屬卓然成家，卻不易得其門而已，基本上似乎無理路可循，因爲他們都博學多聞，甚至記誦如

流。簡單的說缺乏系統結構，也就是缺研究法。而社會科學爲我開啓了科學性研究的另一道窗。一般說來，文學論述，以敘事爲主；社會科學的論述，則以實證爲主。而 70 年代中期則引進所謂教育研究方法的新取，亦即是所謂質的研究法，這種質的研究法，其實就是從量化轉質化的敘事方法。

西方引進的論文書寫格式，流行的有心理學的 APA 格式，所謂格式，即是制約、是標準化，亦即是另一種的文化霸權。在科學研究方法的轉移過程中，似乎無視文化的異同，以及思維方式的差異。只見西方學者的系統性與實證性。於是逐漸成爲沒有歷史與記憶的學者。均不見，中文出版書籍中皆有出版年、月（或日），可是在參考書目裡，卻僅見出版年，其理由是 APA、MLA 都沒有出版月。外文爲什麼不寫出出版月，其實是他們的出版品只有出版年，爲什麼只有出版年，這是文化不同使然。既是學術，理當求真、求準確，既然有出版年、月，爲什麼不書寫。

其實，所謂的學術，或稱爲科研（科學研究），它是人類追求知識或解決問題的一種活動。科研採用了一種特殊的方法或程序，這種方法西方稱之科學研究方法。亦即是有系統的實證研究方法。

一般說來，這種科學方法是由四個主要步驟所組成：建立假設、收集資料、分析資料與推演結論。而這四個步驟，實際上是由兩個重要的成份所組成，此即歸納法（inductive method）與演繹法（deductive method）。歸納法是先觀察、蒐集及記錄若干個別事例，探求其共同特徵或特徵間的關係，從而將所得結果推廣到其他未經觀察的類似事例，而獲得一項通則性的陳述。例如，我們如果觀察與記錄了 500 個人的生活史，便會發現每個人都有死亡的一天，也就是說死亡是這 500 個人的共同特徵；不過，我們通常不會滿意於這樣一項結論，而會推廣其適用範圍，進而獲得如下的通則性敘述：人皆有死。至於演繹法的進行方向則正好相反，是自一項通則性的陳述開始，根據邏輯推論的法則，獲得一項個別性的陳述。例如：人皆有死；張君是人；所以張君必死。

科學方法中雖然兼含歸納與演繹兩種成分，但卻以前一成分最能代表其特色，而歸納活動所涉及的程序幾乎是全是實徵性的，因此我們可以說科學方法主要是一種實徵性的方法。因此，所謂的學術研究（或論文書寫），一言以蔽之，即是歸納與演繹而已，其間，又以歸納爲先。但知識領域有別，從研究「對象」爲判準，因對象不同，其研究的取向與方法亦有別：

- 一、自然科學：以人類以外的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。
- 二、社會科學：以研究人類的社群組織，人際關係為重心，著重點在群體及其運作上。
- 三、人文學科：探討人類的思維與精神產物為主，著重點在個體及其表達上。

知識領域不同，研究方式就會有不同，因此伊瑟（Wolfgang Iser）在《怎樣做理論》一書，提出硬理論和軟理論之別，試將其列表如下：

	硬理論	軟理論
思維工具	進行預測	意在勾勒
基本概念	法則	隱喻
驗證程序	可	不可
消長	不可驗證	興趣變更

（見南京大學，2008 年 10 月，頁 5-8）

而所謂的軟理論，似乎是針對人文學科而言。

回顧早期有關古典文學的論述，可見自己是在摸索中前行，其行文書寫與格式也在摸索與省思中成長。為什麼西方對我們的影響無所不至，甚至學術亦被殖民化而不知覺，就其根源，或曰始於中國的現代化。所謂現代化，是歷史學者、社會科學者給予的名詞之一。現代化是指人類又經歷著一個巨大的革命性的形變。這個現代化運動的特色之一是它是根源於科學與技術；其特色之二是它是全球的歷史活動。更明確地說，這個現代化運動是人類社會所經歷的巨大形變的最近期現象，它是 17 世紀牛頓以後導致的科技革命的產物。

而中國之巨變，是因 19 世紀末葉西方帝國主義船堅炮利的轟擊而開始的。亦即是始於 1838 年，以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，前往廣東查禁鴉片。1940 年引發鴉片戰爭，至 1942 年 7 月簽訂南京條約。中國也因此門戶洞開，傳統解組，被迫走上現代化之途。

且我們對現代化的認知亦環繞在「認同」與「變革」中，至今仍未能自拔。

個人從 70 年代的自我反省與細弔，到 80 年代毅然走向兒童文學，尤其是 1987 年 8 月接掌語文教育系，更是確立了兒童文學的方向，其間年年舉辦

大型學術研討會，至 1996 年籌設兒童文學研究所，更首開系所行銷的先例，並將其過程出版《一所研究所的成立》（1997 年 10 月）一書。

個人在學術行政時期，因地處偏遠，因此皆以刊行學術刊物為先。且個人的論述，亦皆以刊登在自己的刊物為優先。

90 年代初期，我的兒童文學研究方向於焉形成。因此，我的兒童文學研究，其立足處亦即始於中國的現代化。如何看待台灣的兒童文學，個人擬以後殖民論述之，並立足於「台灣意識」和「文化中國」，其目的在於重現主體性與自主性。

以上因早期有關古典文學論文的結集出版，而引發多端的警言與贅詞，其目的在於記錄個人的心路歷程，仍請方家見諒。



目 次

上 冊

回首來時路（代序） 林文寶

段氏六書音均表 1

吳梅村及其文學批評 15

顏之推著作考 93

顏之推及其思想述要 115

下 冊

柳宗元「永州八記」之研究 235

笑話研究 335

謎語研究 393

元宵夜炸寒單爺迎財神——台東民俗之一 431

牛僧孺與「玄怪錄」 471

段氏六書音均表

段玉裁，字若膺，號茂堂、懋堂，又號硯北居士、長塘湖居士、僑吳老人，江蘇金壇人。生於清世宗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，卒於仁宗嘉慶二十年（1815）九月八日，享年八十一。

段氏十三歲，補諸生，學使尹會一教他小學，乾隆卅四年（1769）到京都，拜戴東原爲師。卅九年（1774）中舉人。四十九年（1784）以教習得貴州玉屏縣知縣，累調巫山縣，以父老引疾歸，定居在蘇州楓橋，閉戶不問世事凡三十餘年，著作甚多，彙刻爲經韻樓叢書，其目如下：經韻樓集十二卷，尚書古文撰異三十二卷，重訂毛詩故訓傳三十卷，周禮漢讀考六卷，儀禮漢讀考六卷，春秋左氏古經。除外尚有汲古閣說文訂一卷，說文解字注三十卷（後附有六書音均表）。

段玉裁、王念孫皆拜戴氏門下，因此戴氏學有段、王二家，段氏小戴氏四歲。段氏卒後，王念孫對段氏弟子長州陳奐說：「若膺死，天下遂無讀書人矣。」段氏弟子有吳縣江沅，長洲徐頤、嘉興沈濤及女夫仁和龔麗正，皆有名於當時，而其中以陳奐最爲有名。

段氏專注小學，所撰說文解字注，王念孫謂一千七百年來無此作，後所附六書音均表，亦是清儒中言古韻書中最爲精要的著作。段氏自稱自幼即好聲韻文字之學，乾隆十九年二十年間從同邑蔡一帆遊學，始知有古韻學，廿五年到京都，得顧氏音學五書，驚嘆顧氏考據之博。廿八年問學戴氏東原，又得知江永古韻標準。卅二年（1767）還鄉後，與弟玉成細繹毛詩，於是發現顧氏、江氏分部的不當，由此釐定平入的分配，定古韻十七部，同時完成

詩經韻譜、羣經韻譜。卅四年（1769）再到京師，卅五年二月，詳加注釋，三月授命貴州玉屏縣，卅七年（1772）四月回京城，以是書請益戴氏，戴氏認為尚未盡善。而後段氏又奉命到四川候補，八月到四川，署理富順，南溪縣事，又辦理化林坪站務，當時朝廷正討伐大小金川，而段氏每在公事完畢後，細繹深思，損益其書。直到乾隆四十年九月全書始告成，並改名為六書音均表。段氏說均即古韻字，鵬冠子有「五聲不同均。」成公綏說「音均不恆，陶者以鈞作器樂，樂者以均審音。」全書共計五表。第一表是為今韻分十七部表，取廣韻二百零六韻，補鄭庠、顧炎武、江永三家的不足。並且釐定平入相配的不當，定古韻為十七部，並由各部的分用獨用以闡明古本音。第二表為古十七部諧聲表，由同一諧聲，古必同部。由此審定古音，以說文形聲字分繫十七部。對於後來轉韻現象可一目瞭然。第三表為古十七部合用類分表，古韻既分十七部，然而彼此之間仍有合韻的現象，於是因其音近合韻分為六類，所謂同類為近，異類為遠，以明古合韻，並由此打破了切始東終乏的系統。第四表為詩韻分十七部表，取詩經韻彙成十七部，並立古本音古合韻二例。第五表為羣經韻分十七部表，臚列詩經以外的先秦典籍語彙成十七部，用以佐證。

至於全書體例，南漚吳省欽在六書音均表序裏云：

今官韻依劉淵之一百十七部，而顧氏，江氏及是書，依陸氏法言二百六部之舊。何也？曰：必依二百六部之舊，而後可由今韻以推古韻也，如支脂之分為三，尤與戾，元與魂痕各分為二，皆與三百篇合，而一百十七部者去之遠也。曰：是書何以於顧氏十部，江氏十三部之後，確然定為十七部也？曰：詩三百篇之韻，確有是十七部，而顧氏、江氏分析未備，其平入分配多未審，是書上溯三百篇，下沿廣韻，廣韻分為數韻，而三百篇合為一韻者，則為一部，是書第一表及第四表，古本音之義也。然則一韻而廣韻析為數韻者何也？曰：音之變也，冬、鍾之侈而為東；支、脂、之之侈而為佳、皆、咍；耕、清之歛而為青，真之歛而為先，十七部皆有是也。第二表何以作也？曰：今韻於同一諧聲之偏旁，而互見諸部，古音則同此諧聲，即為同部，故古音可審形而定也。曰：以古之本音正後人合韻協音說之非矣，而仍言合韻何也？曰：古與今異部，是為古本音，如丘、謀、尤古在之、咍部，而今在尤、幽部，曹、菽、茅、滔古

在尤、幽部，而今在蕭、宵、肴、豪部是也。古與古異部而合用之，是爲古合韻，如母字古在之哈部，詩凡十七見，而蝦蟇協雨；興字古在蒸、登部，詩凡五見，而大明協林心是也。知其分而後知其合，知其合而復愈知其分，凡三百篇及三代、秦、漢之音，研求其所合，又因所合之多寡遠近，及異平同入之處，而得其次第，此十七部先後所由定，而第三表第四表古合韻之義也。曰古四聲與今四聲不同何也？曰：古今部分之轉移不同若是，其四聲之轉移不同猶是也。其言表何也？曰暴諸外以示人也，是太史公十表之義也。其言音均何也？曰古言均，今言韻也，韻韻皆不見於說文。而韻字則見於薛尚功所載會侯鐘銘是也。其冠以六書何也？曰：知此而古指事、象形、諧聲、會意之文舉得其部分，得其音韻；知此而古假借轉注舉可通，故曰六書音均表。

又段氏寄戴東原先生書亦明言所以分爲五表之旨，其云：

爲表五：一曰今韻古分十七部表，別其六位也；二曰古十七部諧聲表，定其物色也；三曰古十七部合用類分表，洽其指趣也；四曰詩經韻分十七部表，臚其美富也；五日羣經韻分十七部表，資其參證也。改名曰六書音均表。

按段氏六書音均表其精密在顧江之上，因此江有誥在古韻凡例裏云：

段氏始知古音之絕不同今音，故得十七部，古韻一事至今日幾如日麗中天矣。取而譬之，吳才老古音之先導也，陳季立得其門而入也，顧氏、江氏則升堂矣，段氏則入室矣。

今就全書重點析敘如下，其間表四表五，本爲彙集韻語用以佐證，因此本文闕而不論，讀者可自行參閱。

1. 段氏古韻分部的創見

在古韻研究的過程中，韻語的利用遠在諧聲字之前。早期的學者，爲了解說古書中唸起來不能協調的韻語，於是有了「取韻」「合韻」與「叶韻」之說，直到陳第始能領悟「時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更革，音有轉移。」由此澈底廓清叶韻說的錯誤，陳氏著有「毛詩音考」。而後吳棫作「韻補」，講求古代韻語，就澈底實行「古人韻緩」的主張，同時鄭庠作「古音辨」，析唐韻分古韻爲六部，這是古韻研究的初期。等到顧炎武分古韻十部，古韻研究才走上系統化的路，顧氏一方面受陳第和焦竑的影響而認爲古人用韻與後人

不同；另一方面鑒於吳棫以古韻遷就今韻的失敗及其疏漏，於是積三十年的功力，成「音學五書」以明古韻，而後有江永著「古韻標準」，增訂顧氏分古韻爲十三部。而後段氏則認爲鄭氏六部，「其說合於漢魏，及唐之杜甫、韓愈所用，而於周秦未能合也。」至於顧氏雖比鄭氏精密，而江氏又能「訂其於三百篇所用有未合者。」可是仍與三百篇有不合者，段氏在今韻古分十七部表裏云：

今既泛濫毛詩，理順節解，因其自然，補三家部分之未備，釐平入相配之未確。定二百六部爲十七表於左。

由此可知，段氏今韻古分十七部表乃是爲增補和刪定顧、江等人的不足處，今列段氏六類十七部表如下：

類 別	部 別	平		上		去		入	
第一類	第一部	七 十六	之 哈	六 十五	止 海	七 十九	志 代	廿四 廿五	職 德
第二類	第二部	三 四 五 六	蕭 宵 肴 豪	廿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	篠 小 巧 皓	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	嘯 笑 效 號		
		十八	尤	四十四	有	四十九	宥	一 二 三 四	屋 沃 燭 覺
		二十	幽	四十	黝	五十一	幼		
		十九	侯	四十五	厚	五十	候		
第三類	第五部	九 十 十一	魚 虞 模	八 九 十	語 麌 姥	九 十 十一	御 遇 暮	十八 十九	藥 鐸
	第六部	十六 十七	蒸 登	四十二 四十三	極 等	四十七 四十八	證 嶝		
		廿一 廿四 廿五	侵 鹽 添	四十七 五十 五十一	寢 琰 忝	五十二 五十五 五十六	沁 艷 栳	廿六 二十九 三十	緝 葉 帖